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警世陰陽夢 第四回 青樓競賞

卻說魏進忠送這蘭生進院來，一家兒都是喜的。老鴇兒喜他是輕財好耍的，小娘兒喜他是惜玉憐香的。進忠才跨下馬，老嫗慌忙滿面堆著笑兒，迎接道：「老身久慕魏爺，不能夠一見。今日多蒙爺光降，我家萬福榮幸了。小女愚蠢，又承魏爺顧愛。恰是幸中之幸了。」進忠道：「媽媽不必太謙，咱也向聞令愛是絕代佳人，世上無雙。相好的都是貴介公子，交遊的都是詩人墨客。咱家不知分量，辱沒了蘭娘。惶愧！惶愧！」蘭生就把謝儀綢緞玉簪，都遞與母親收了。那媽媽喜之不勝，便去安排初會筵席。他家自有幾個幫閒走動的人來陪著。這席酒甚是豐盛。怎見得，但見：

滿座香煙繚繞，齊聲絲竹喧闐。擺列的雀屏炫耀，簇擁的仙子嬋娟。山肴海味般般有，時果珍羞件件全。桌椅兒圍墊著錦繡，地面上鋪襯著紅氈。人都道迎賓的初會，卻似那贅婿的華筵。只見那小樂戶兒，歌的歌，舞的舞，吹的吹，彈的彈，紛紛聒耳；又著這放爆竹的，大筒花，小筒花，大流星，小流星，歷歷鑽天。誰說魯男子關心戶內，堪教畢吏部醉臥堂前。

進忠、蘭生並著肩攜著手齊看著，陪客侍兒執著杯捧著壺各站著。閒人也道快樂，嫖客盡興撒漫。這是進忠合該窮敗。常言道：佳人有意郎君俏，不是俏，災星到；紅粉無緣子弟村，不是村，福星臨。

不意這蘭生真心愛著進忠，竟像個夫妻相待，尋常虛套一些也沒了。進忠便把這銀子一匣交與蘭生收了。蘭生叮嚀進忠道：「這銀子你不可通我家娘知道。他若知道，便千方百計要銷化你的了。」只這句話兒，進忠越發相信了，把衙門裡的事，都撇在一邊。李貞，劉嶠來說，竟不見面。兩人著惱而去。進忠著了道兒，整日昏迷了不出門，一應用費人情，悉憑蘭生出放。鴇兒漸漸知覺這銀子在女兒處，又見光景像個真好的，鴇兒心裡就防閒他兩個了。

一日蘭生進鴇兒房裡去，老嫗對蘭娘道：「我家全靠你掙錢過日子，那魏官兒是肯使濫錢的，怎麼你每事倒與他減省，使我家不得豐足。難道你要嫁他嗎？」蘭生道：「他是個衙門裡人，又不是個富家子弟。哪得肯分外花費的，但是不缺我們的常規就罷了。待他在我家多相處幾時便好。」媽兒聽說大惱道：「你到少了好孤老哩，定要戀著他？」蘭生見媽兒面色言談都不好，便趑躅轉身走出房去了。

且說這許多貴游公子，聞道蘭生回家，都來看她。填門塞戶，迎送不迭。有等知趣的，問聲便去了。有等親切的，見面便去了；有等惹厭的，黏住不肯去；有等強橫的，要歇不肯去。心裡雖自不耐煩，卻又怕他仗勢，便陪著小心。笑吟吟打發他出門去。蘭生一意愛了進忠，來往人都看做眼中釘，因此有從良之意。哪知進忠是個狼子野心的人。

且說蔣家虧了進忠處這五百兩銀子與她，就買了一個姐兒。才□六歲，宜府人，姿色又過於蘭生。那龜子聞得進忠在蘭生家，設席相請。進忠欣然應承了。到晚進忠要蘭生同去，蘭生本性是傲的，倚著美貌，又做作慣的，執意不肯去。進忠怪蘭生違拗了他，便有些芥蒂了，竟自一人去了。蔣家分外小心，加意奉承，叫那新姐兒出來陪酒，果然標緻。只見：

丰姿綽約，弱態輕盈。朱厚度曲，一閨新聲驚座；玉體飄香，暗聞清韻流馨。眉黛遠山如畫，眼波秋水傳情。纖指斜撥琵琶，疑似昭君出塞；金蓮緩步檀塵，宛如西子行春。望來織女天邊雲錦，爭教使君陌上心旌。

那魏進忠原是個漁色的人，那曉得信行兩字，一見便迷了，問道：「姐兒叫什麼？」龜子在旁答應道：「才來的，不曾有名，求魏爺起一個名兒。」進忠道：「我雖不識字，這樣名頭，我倒曉得。」仰天一看，只見一輪明月，在東方升起來。進忠道：「見景生情，就叫做月仙吧。」龜子道：「果然好。謝了魏爺賜名。」進忠就情癡一時渾了。抱月仙坐在雙膝頭兒上。把酒杯兒，你一口我一口調著。龜子道：「魏爺要是見愛，今夜待她奉陪了何如？」進忠也不推醉。只說醉了也去不得，竟忘了蘭生的情意，一連住了三日。

且說蘭生恨著辜負了一片真心，哭哭啼啼。媽兒笑著說出幾句冷話，絮絮叨叨。蘭生忍著一肚子氣。到第四日，進忠只為要銀子用，自己走到蘭生家來取去。蘭生見了進忠再不開口，低著頭走進房去。進忠隨即進房，叫聲「蘭娘」，深深拜了揖。蘭生便背了身子，倚著牀前欄杆不做聲，也不回福，掉下淚來。喉中嗚嗚的響。進忠忙把衫袖兒揩她。蘭生雙手推開。進忠雙手抱住，千聲則萬聲呵她，只是不睬。進忠自付道：「這個光景料然不肯把銀子與我去了。今夜只得住在這裡，慢慢裡地喂她。」走出房來尋老奶兒。那老媽兒使乖，先躲了出去，憑著女兒做作。進忠無聊無賴，一發沒收斂了，便到酒館中去裝了桌合兒，篩壺好酒兒來斟上一杯。雙手兒捧著，對著蘭生下個跪道：「魏進忠一時迷惑了，得罪與蘭娘。望乞寬容。」這蘭生只是不睬，也不接著杯兒，也不掉過身子來。那進忠只是擎著酒，雙膝兒倒道：「待俺唱一隻《掛枝兒》，敬蘭娘飲一杯：

舊人兒埋怨我與新人兒厚，新人兒攬掇我不要把舊人兒丟。總恩情哪在新和舊，舊人兒我不捨，新人兒我便丟。舊人兒天長也，新人兒不久。」

引得那蘭生忍不住哧地一笑，轉過身來，對進忠罵道：「你這負心賊，怪道你心腸改變了，把《掛枝兒》也改腔改字了。」喝聲：「起來。」進忠道：「蘭娘吃了這杯酒，俺才起來。」蘭生慌忙接來，一口便乾。進忠還跪著道：「脆久了，一時站不起。蘭娘扶我一扶。」蘭生便笑嘻嘻雙手來扶他。被那進忠雙手兒鉤著蘭生腿彎道：「你也要跪還我。」捺倒在地板上，兩個人滾做一堆，大玩大笑，嚇得媽媽只道是廝鬧認真，慌忙跑進房來，看見兩個作耍取笑，便點點頭道：「好把戲！好把戲！」轉過身子出去了。蘭生□二分惱都化做水，一毫也不記得。是夜兩人溫存恩愛又倍常了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蔣家。進忠原與她約定的，到明日捏空弄個人來，假稱是進忠親戚，要借銀子五□兩，湊買工部頂首，憎願加一利錢。進忠許了她，對蘭生說。蘭生極乖巧伶俐的人，便冷笑道：「這是蔣家要買教坊司頂首。哪裡是親戚，哪裡買頂首。」進忠道：「胡說！真是我的親戚。」蘭生道：「噯不是你的小丈人，定是兩姨夫。」進忠道：「又胡說，拿銀子來兌與他去。」蘭生發惱道：「要我性命倒肯的，要我銀子是沒有的。」進忠又發急起來，便到蔣家去了。這是蘭生第二次違拗進忠了。

且說蘭生心腸也變了。鴇兒計較也定了。挽著一個府裡公子有勢頭的，強要接著蘭生去抹牌耍子，□餘人擁上轎飛一般去了。蘭生房裡收拾不迭，被鴇兒連拜匣、連銀子盡數取了去。只說夜裡被盜了，傳嚷開去。次日進忠來，鴇兒哭道「家中盡被盜去」。進忠這銀子原不通鴇兒知道的，難與她討。蘭生又被侯府裡不放回來。進忠大怒，告到本官處。本官怪他一向不進衙門，訪知他所為了。龜子又訴道依官嚇詐圖賴籌情。本官又恨他耽於嫖賭，負恩背義，竟坐了誣告誑騙的律。係衙門人役，反加三等，杖五□，流□千里。正是。

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自迷。

弄得進退無門，不知下落。且聽下回分解。